

讀
書
雜
志

墨子第三

讀警雜誌七

高鄉王念孫

天志上

所

若處家得罪於家長猶有鄰家所避逃之念孫案所猶可也說見釋詞言有鄰家可避逃也下文同畢引廣雅所尻也矢之

幽門 幽澗

夫天不可爲林谷幽門無人明必見之畢云門當爲澗念孫案畢改門爲澗據明鬼篇文也余謂門當爲閭闔

讀若閑言天監甚明雖林谷幽閒無人之處天必見之也賈子耳痺篇曰故天之誅伐不可爲廣虛幽閒攸遠無人雖重襲石中而居其必知之乎淮南覽冥篇曰上天之誅也雖在壙虛幽閒遠遠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其無所逃之亦明矣義皆本於墨子則幽門爲幽閒之誤明矣又明鬼篇雖有漢谿博林幽澗母人之所幽澗亦幽閒之誤漢谿博林幽閒母人卽所謂林谷幽閒無人也幽閒母人正指漢谿博林言之若作幽澗則與漢谿相複

脫文三

然而天下之士君子之於天也忽然不知以相儆戒舊本

脫士字及之於二字今據上下
支補士字又以意補之於二字

脫文十五

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率天下之
百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爲天之所欲也然則我何欲
何惡我欲福祿而惡禍崇若我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
之所不欲舊本脫若我以下十五字今據中篇補然則我率天下之百姓
以從事於禍崇中也

次

是故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士政之政與正同

下篇皆作正畢云次恣字省文引之曰畢說非也次猶卽也

下文諸次字並同

此言士在庶人之上故庶人未得卽己而爲

正有士正之也次卽聲相近而字亦相通康誥勿庸以次女卦荀子致士宥坐二篇竝作勿庸以卽女家語始誅篇作勿庸以卽女心皆其證說文歪古文作聖亦其例也

天志中

脫文二

何以知義之爲善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爲善政也

舊本脫脫兩爲字下篇曰何以知義之爲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

亂我以此知義之爲正也今據補

下出

先王之書曰明哲維天臨君下出引之曰下出二字義不可通出當爲土明哲維天臨君下土猶詩言明明上天照臨下土耳隸書出字或作土若數省作款貴省作真款省作款之類形與土相似故土譌爲出漢書外戚傳必畏惡吐棄我漢紀吐譌作咄亦其類也

雷降

雷降雪霜雨露以長遂五穀麻絲念孫案雷降雪霜雨露義不可通雷蓋實字之誤實與隕同左氏春秋經莊七年星隕如雨公羊隕爾雅隕降落也故曰實降雪霜雨露作實

天胡說

若天不愛民之厚天胡說人殺不辜而天子之不祥哉
念孫天胡說之天當爲夫此涉上下文天字而誤夫發
聲也言若天非愛民之厚則人殺不辜而天子之不祥
者果何說哉節葬篇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
說中國之君子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哉是其證

既可得畱而已 既可謂而知也

故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既可得畱而已
畢云据下云既可謂而知也此句未詳念孫案既可得
畱而已當作既可得而智己智卽知也
墨子書知字多
作智見於經說
耕柱二篇者不可枚舉其他
書作智者皆見管子法法篇
言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

既可得而知已

尚賢篇曰既可得而知已

舊本作既可得而己者

智誤爲畱又誤在而字上耳下文云故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既可謂而知也亦當作既可得而知也此因得與謂草書相似而誤既可得而知五字前後相證則兩處之誤字不辯而目明

下篇亦云既可得而知也

天之意 天之志

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念孫案天之意本作天之天之即天志本篇之名也

子墨子之有天之意見上文古志字通作之說見號令篇常司

上之

後人不達又見上下文皆云順天之意反天之意

故於天之下加意字耳下篇曰非獨子墨子以天之意

爲法也又曰當天之志而不可不察也天之志者義之經也三志字亦後人所加之卽志字也

衍文三 脫文一

觀其行順天之意謂之善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行

舊本

謂之善下行意字謂之不善下行字又衍意非二字今據下文改正

天志下

極戒

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引之曰極字義不可通極戒當爲儆戒字之誤也上篇相儆戒三字凡五見

脫文三

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於

天之正天子也

舊本不明於天下脫之字
正下又脫天子二字今補

禍福

天子賞罰不當聽獄不中天下疾病禍福念孫案福字
義不可通禍福當爲禍崇下者降也言降之以疾病禍
崇也疾病禍崇見中篇

物

且天之愛百姓也不盡物而止矣念孫案物字義不可
通物當爲此此字指上文而言中篇曰不止此而已矣
又曰不止此而已

舊本脫不皆其證
字今補

衍文一 脫文六

今天下之國粒食之民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

舊本民下

衍國字今刪殺一下脫不辜者必有一六字今據上中二篇補

別

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之愛百姓別矣引之曰別讀爲徧言天徧愛百姓也古或以別爲徧說見經義述聞尚書康誥

毀之責不之廢也

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業萬世子孫繼嗣毀之責不之廢也畢云句疑有脫誤念孫案責當爲者隸書者

字或作者

見漢衛尉卿衛方碑，鄧陽台曹全碑。

與賁相似而誤，不之廢行。

之字廢者止也。

見中屬表記注。

言業萬世子孫繼嗣而毀之者。

猶不止也。尚賢篇云：萬民從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是也。今本者譌作賁。下文又衍之字，則文不成義。

脫文一

今輪人以規，匠人以矩，以此知方圓之別矣。

舊本脫知字，中篇曰。

圓與不圓，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今據補。

溝境 御

入其溝境，刈其禾稼，斬其樹木，殘其城郭，以御其溝池。念孫案：溝境二字不詞，當依非攻篇作邊境。此涉下文。

溝池而誤也。引之曰：御字義不可通御，當爲抑。抑之言堙也。謂壞其城郭以塞其溝池。若周語所云墮高堙庫也。史記河渠書：禹抑鴻水，索隱曰：抑，漢書溝洫志作堙。堙抑皆塞之也。是抑與堙同義。非攻篇作湮，其溝池湮亦堙也。隸書抑字或作抑。見漢校官碑。御字或作御。見帝堯碑。二形相似而誤。

係操

民之格者，則剽拔之不格者，則係操而歸。引之曰：民可係而歸，不可操而歸。古亦無以係操二字連文者。操當爲繫。卽孟子所謂係累其子弟也。繫誤爲梟，後人因改。

爲操耳

春酋

丈夫以爲僕圉胥靡婦人以爲春酋畢云周禮云其奴
男子入于舉隸女子入于春槩又說文云酋釋酒也禮
有大酋掌酒官也未詳婦人爲酋之義酋與酉聲形相
近說文酉扌曰也亦春槩義與念孫案畢以酋爲或春
或酉之酉非也說文酋釋酒也從酉水半見於上禮有
大酋掌酒官也月令注酒孰曰酋據此則酒官謂之酋者以其
掌酒也然則女奴之掌酒者亦得謂之酋矣周官酒人
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鄭注曰女酒女奴曉酒者古者

從坐男女没入縣官爲奴其少才知以爲奚是其證惠氏
半農禮說曰酒人之奚多至三百則古之酒皆女子爲之卽墨子所謂婦人以爲春酋也

法美

爲人後子者必且欲順其先君之行曰何不當發吾府

庫

舊本脫府字據上文補

視吾先君之法美念孫案法美二字義

不相屬美當爲義字之誤也

少儀言語之美鄭注美當爲儀案美乃義字之誤義

卽古儀字說見經義述

間禮記別之以禮義下法義卽法儀也

前有法儀篇云天下從事者不

可以無法儀非命篇

當讀爲嘗

荀子性惡篇今嘗試去君上之執無禮義之化

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則天下之時亂而相匹不待頃矣呂氏春秋疑似篇或寇當至當並與嘗同史記西

南夷傳嘗擊南越者

嘗試也言試發吾府庫視吾先君

之法儀也。

蚤案

與角人之府庫

角字有誤

竊人之金玉蚤案者乎引之曰蚤

案二字義不可通蚤案當爲布案隸書布字作布蚤字

作蚤二形相似故布譌爲蚤

荀子儒效篇必蚤正以待之也新序雜事篇蚤作布

臬蓋縲之借字布縲卽布帛說文縲帛如紺色或曰淡

縲讀若臬縲臬同音故字亦相通凡書傳中從臬從參

之字多相亂故非樂篇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縲今本作

布縲而擅弓之布幕衛也縲幕魯也今本亦作縲幕其

它從臬之字亦多變而從參

說見詩本音陳風月出篇

隸書參字作

參與彙相似因譌爲彙矣

而伯翳黎乃罪多參在上馬融讀參爲彙亦以其字形之

似金玉布練皆府庫所藏故曰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布練

脫文十

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

引之日舊脫者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十字當據上下文補

桃李瓜薑者

文義

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爲文義念孫案文義二字義不可通文當爲大字之誤也謂多殺鄰國之人聞之者不以爲不義反以爲大義也非攻篇曰小爲非則知

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非今本不知從而譽之謂之義此之謂也下行而字

明鬼下

借若

今若使天下之人借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舊本

罰暴二字制則夫天下豈亂哉念孫案上言若使則下轉據上文改

不得又言借若余謂若字涉上文而衍借乃借字之誤

借與皆通湯誓子及女皆凶孟子梁惠王篇皆作借言周頌豐年篇降福孔皆晉書樂志皆作借言

使天下之人皆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則天下必不

亂也

天下之

旦暮以爲教誨乎天下之疑天下之眾畢於上之字下
補人字念孫案畢補非也此文本作旦暮以爲教誨乎
天下句今本天下下有之字者涉下句天下之眾而衍
畢不解其故而於之下補人字誤矣下文天下之眾卽
天下之人也

脫文九

請或聞之見之則必以爲有莫聞莫見舊脫則必以下
九字今據下文
及非命篇補則必以爲無

敢問神

鄭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曰予爲句芒畢據太平御覽神鬼部二於神下加明字云明同名念孫案鈔本御覽正作敢問神名刻本名作明誤也明古讀若芒不得與名通

馳祖

燕將馳祖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畢釋祖字云祖道也念孫案畢說非也法苑珠林君臣篇作燕之有祖澤猶宋之有桑林國之大祀也據此則祖是澤名故又以雲夢比之下文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亦謂祖澤之塗也然則祖非祖道之謂

由 猶

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恐失有罪念孫案由猶皆欲也謙與兼同言欲兼殺之兼釋之也大雅文王有聲篇匪棘其欲禮器作匪革其猶周官小行人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大戴記朝事篇猶作欲是猶卽欲也猶由古字亦通

泚 泚 搃 羊

於是泚泚搃羊而泚其血畢云說文云泚水兒讀若窟泚未詳疑血字言以水泚血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以羊血灑社則泚當爲灑字之誤搃字書無此字盧云玉

篇有搃字云搖也鳥可鳥寡二切引之曰搃卽到字也
廣雅曰到曹憲音乙刃反刑刻到也吳語自到於客前賈逵曰
到到也作搃者或字耳此文本作搃羊出血而灑其血
謂到羊出血而灑其血於社也太平御覽獸部十三引作以
羊血灑社者省文耳今本出血作油灑涉下文灑字而
誤加以又誤在搃羊之上則義不可通

請品先

請品先不以其請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懣遂也畢云
品當爲盟下請字當爲情引之曰畢謂品當作盟是也
上請字當爲諸先當爲其隸書先字或作夫與其相似而誤說見經義述聞左傳傳

三十一年其字當在盟字上其盟見上文諸猶今人言諸凡也言

凡其盟而不以其情者必受鬼神之誅也上文曰諸不敬慎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憐邀也是其證今本諸謬作請其爲作先盟謬作品又升品字於先字上則義不可通下請字卽情字也墨子書通以請爲情不煩改字

敢位 禁社

且惟管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必擇木之脩茂者立以爲敢位畢云敢蕝字假音說文云朝會束茅表位曰蕝春秋國

詩曰茅蕝表坐章昭曰蕝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念

孫榮舉說非也敢與叢同位當爲社字之誤也

隸書社字或作

社又作社因譌而爲位漢晉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稱

長社王元君真字作社魯相史晨祠孔廟奏銘夫封

土爲社字作急就篇祠祀社稷叢臘奉叢一本作敢

注是其證也魯大記曰橫猶敢也釋文敢才工反本亦作叢說文顏

曰榛敢也淮南原道篇注曰藜木曰榛藜亦與叢同顏師古曰叢謂草木岑蔚之所因立神祠卽此所謂擇木

之脩茂者立以爲敢社也秦策恆思有神叢高注曰神

祠叢樹也

見史記陳涉世家索隱

莊子人閒世篇曰見櫟社樹其

大蔽牛呂氏春秋懷寵篇曰問其叢社大祠民之所不

欲廢者而復興之太元聚次四曰牽羊示于叢社皆其

證也。置以爲宗廟，承上賞於祖而言，立以爲敢社，承上
僂於社而言，則位爲社字之誤明矣。史記陳涉世家又
闕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索隱引墨子云：建國必
擇木之脩茂者以爲叢位，則所見本社字已誤作位，而
敢字作叢則不誤也。又耕柱篇曰：季孫紹孟伯常治魯
國之政，不能相信，而祝於禁社。禁社乃叢社之誤，叢亦
與叢同。爾雅：灌木叢木。釋文曰：叢本或作叢。漢書東方朔傳：叢珍怪師古曰：叢古叢宗。漢韻：阮君神祠碑陰有叢，傍伯叢。說文：羊叢生也。叢，叢也。從羊取聲。獸艸謂之叢。叢木亦謂之叢。叢，叢也。叢三字或從羊或從艸，或從其義一也。

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爲

念孫案爲下當有有字而今本脫之必以鬼神爲有見上文其下仍有脫文不可考

咸

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咸恐其腐蠹絕滅後世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孟鏤之金石以重之引之曰咸字文義不順當是或字之誤言或恐竹帛之腐蠹絕滅故又琢之盤孟鏤之金石也

慎無

先王之書慎無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重有重之有與又同亦何書有之哉念孫案慎無二字義不可

通慎無當爲聖人上文曰故先王之書聖人

此下脫二字或當云

聖人之言一尺之帛一篇之書是其證

矧住人面

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住人面胡敢異心畢改住爲在引之

曰古惟字但作佳

古鐘鼎文惟字作佳石鼓文亦然又夏竦古文四聲韻載道德經惟字作

佳墨子多古字後人不識故傳寫多誤

此住字蓋佳字之誤不當改爲在

也矧惟者語詞康誥曰矧惟不孝不友又曰矧惟外庶子訓人酒誥曰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皆其證也鹽鐵論未通篇曰周公抱

成王聽天下恩塞海內澤被四表矧惟人面

今本人作南此後人

不曉文義而妄改之也

含仁保德靡不得其所繇役篇曰晉天之

下惟人面之倫莫不引領而歸其義後漢書章帝紀曰
訖惟人面靡不率俾和帝紀曰戒惟人面無思不服竝
與墨子同意

誤文二

此吾所以知商書之鬼也且商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則
未足以爲法也

舊本上商書誤作商周下商書譌作高書今據上文改

事

賞於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僂於社者何也言聽獄

之事也念孫案事者中之壞字也中者平也與均字對
文上文曰僂於社者何也言聽之中也是其證

尚書

故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念孫案尚書夏書文不成
義尚與上同書當爲者言上者則夏書其次則商周之
書也此涉上下文書字而誤

若以爲不然

念孫案此五字隔斷上下文義益涉下文若以爲不然
而行

不可

鬼神之罰不可富貴眾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鬼神之
罰必勝之畢依一本於不可下補恃字念孫案不可下
一字乃爲字非恃字也下文曰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
可爲富貴眾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此文凡
其明證矣上文曰鬼神之明不可爲幽閒廣澤山林溪
谷鬼神之明必見之與此文同一例不可爲富貴眾強
云云猶孔子言仁不可爲眾也其一本作不可恃恃字
乃後人以意補之與上下文不合

主別

推哆大戲主別兇虎指畫殺人畢云主別太平御覽引

作生捕

皇王部七

念孫案主別兕虎本作生列兕虎列卽今

殺字也

說文列分解也裂繕餘也義各不同良九三列其義大戴記曾子天圖篇割列禮瘞管子五輔

篇博帶黎大袂列皆是古分列字今鈔本太平御覽引分列字皆作裂而列但爲行列字矣

墨子作生裂兕虎故知今本主別爲生列之謫刻本作生捕者淺人以意改之耳

楚毒

楚毒無罪刳剔孕婦念孫案楚毒本作焚炙此因焚誤

爲楚則楚炙二字義不可通後人不得其解遂以意改

爲楚毒耳焚炙卽所謂炮烙之刑也

俗作炮烙非說見史記殷本紀

炙刳剔皆實有其可指之刑若改作楚毒則不知爲何

刑矣。北堂書鈔政術部十五出焚炙無罪四字注曰墨子云殷紂則墨子之本作焚炙無罪甚明。偽古文泰誓焚炙忠良剝孕婦。即用墨子而小變其文。

百走

眾畔百走引之曰百字義不可通百走蓋皆走之誤。

脫文二

此非所以爲上士之道也。

舊本脫之字也。字上文曰則非所以爲君子之道也。與此

文同一例。今據補。

非樂上

邃野

非以高臺厚榭邃野之居以爲不安也引之曰野卽宇

字也古讀野如宇

周官職方氏其澤數曰大野釋文野劉音與與字古同音餘見唐韻正

故與宇通楚辭招魂高堂邃宇王注曰邃深也宇屋也
鹽鐵論取下篇曰高堂邃宇廣廈洞房易林恒之剝曰
深堂邃宇君安其所皆其證若郊野之野則不得言邃
且上與高臺厚榭不倫下與之居二字義不相屬矣

意舍此

此下有脫文不可考

遲者 當年

將必不使老與遲者又下文將必使當年念孫案遲讀

爲穉遲字本有穉音遲穉又同訓爲晚廣雅遲穉晚也故穉通作遲當年壯年也或曰丁年說見經義述聞爾雅

不與

其說必將與賤人不與君子念孫案此本作必將與賤人與君子下文與君子聽之與賤人聽之卽承此文而言今本作不與君子不字乃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

醜羸

倉飲不美面目顏色不足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從容醜羸不足觀也念孫案醜羸二字後人所加也楚辭九章

注曰從容舉動也

古謂舉動爲從容說見廣雅疏證釋訓

身體從容不足

觀謂衣服不美則身體之一舉一動皆無足觀也後人乃加入醜羸二字夫衣服不美何至羸其身體且身體從容不足觀與而目顏色不足視對文加醜羸二字則與上文不對矣鈔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引此作身體從容不足觀無醜羸二字陳禹謨本刪去太平御覽服章部十飲食部七所引竝同

升粟

農夫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取升粟念孫案升當爲叔叔與菽同大雅生民篇藟之在菽檀弓啜菽飲水左氏春秋定元年隕霜殺菽釋文竝作叔管子戒篇出冬蔥與戎叔莊子刈御寇篇倉以芻叔漢書昭帝紀以叔粟當賦竝與菽同尚賢篇云蚤

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其證也草書叔字作𠄎升
字作𠄎二形相似晏子諫篇合升𠄎之微以滿倉廩說
苑正諫篇升𠄎作菽粟齊策先生王斗文選任昉齊竟
陵文宣王行狀注引作王叔漢書古今人表作王升後
漢書周章字次叔叔或作升文選左思魏都賦注引張
升反論陳琳荅東阿王牋注作張叔及論昭七年左傳
正義作張叔皮論皆以字形相似而誤非命篇多聚升
粟誤與此同

繆

多治麻絲葛縑細布繆念孫案縑當爲縑凡書傳中從

臬之字多變而從參

說見詩本音陳風月出篇

故縹誤爲縹集韻細

織也細布縹猶言細布帛說文縹帛如紺色或曰淡縹

從系臬聲讀若臬

玉篇子老切

廣雅曰縹謂之縹檀弓布幕

衛也縹幕魯也鄭注曰縹縹也縹讀如綃今本檀弓亦譌作縹又

說文縹旌旗之游也從系參聲

玉篇所銜切

兩字判然不同

非命篇細布縹同

脫文四

卽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歌叔粟是故叔粟不

足

舊本脫是故叔粟四字今據上下文補

舞佯佯黃言孔章

畢云舞當爲舞舞與謨音同孔書作聖謨洋洋又云黃
孔書作嘉是引之曰畢說非也舞伴伴黃言孔章上帝
弗常常讀肆皇天弗尚之
尚說見經義述問九有以亾卽下文之萬舞翼
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也此承上文恆舞于宮而言言
耽於樂者必亾其國故下文云察九有之所以亾者徒
從飾樂也東晉人改其文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
帝不常則與墨子非樂之意了不相涉而畢反據之以
改原文僨矣

非命上

命壽則壽命天則天命

此下有脫文不可考

廢

廢以爲刑政盧云廢置也念孫案盧說非也廢讀爲發
故中篇作發而爲刑政下篇作發而爲政乎國發廢古
字通說見史記平原君傳

益蓋

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有

句

益蓋嘗尚觀於聖王

之事念孫案或以命爲有絕句

下文云豈可謂有命哉

益卽蓋字

之譌

蓋字俗書作蓋形與益相近故蓋爲作益史記今世案還蓋長城以爲防徐廣曰蓋一作益

今

云益蓋者一本作益一本作蓋而後人誤合之耳蓋與

盜同盜何不也

檀弓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平孟子梁惠王篇蓋亦反其本矣

嘗試也

尚與上同言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有則何不試上觀於聖王之事乎下文曰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有句益嘗尚觀於先王之書益亦蓋字之譌

則是以

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則是以近者安其政遠者歸其德念孫案是以上不當有則字蓋卽利字之誤而衍者上下文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是以上皆無則字

脫文二

是故古之聖王發憲出令設以爲賞罰以勸賢畢云中
篇作勸沮是念孫案原文是勸賢不得徑改爲勸沮余
謂勸賢下當有沮暴二字勸賢承賞而言沮暴承罰而
言尚賢篇曰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爲賢者不勸
而爲暴者不沮矣尚同篇曰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
不可以沮暴皆其證

持

此持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念孫案持字義不
可通持當爲特呂氏春秋忠廉篇注曰特猶直也言此
直是凶人之言暴人之道也下文同

心涂

昔上世累玉

舊本昔譌作若據上文改

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之磬

畢云涂猶術引之曰畢說非也心涂本作心志耳目之

淫心志之磬竝見中篇下篇作心意亦心志之譌

縱之棄

天亦縱之棄而弗葆念孫案縱之棄當作縱棄之縱棄

猶放棄也中篇作天不亦棄縱而不葆

孟子滕文公篇注曰不亦者亦

也畢本不亦作亦不非

天志篇作天亦縱棄紂而不葆皆其證

脫文三

上無以供粢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下無以降綏天下

賢可之士

舊本原下無以三字今據上下文補

非命下

遲樸

昔者暴王作之窮人術之此皆疑眾遲樸引之曰遲字

義不可通遲當爲遇字之誤也遇與愚同

吳子春秋外篇盛爲聲樂

以淫愚民墨子非儒篇愚作遇莊子則陽篇匿爲物而愚不識釋文愚一本作遇韓子南面篇愚賴庶情之民未乾道本愚作遇秦策今愚或與罪人同心姚本愚作遇言此有命之說或作之或述之皆足以疑眾愚樸樸謂質樸之人也中篇作教眾愚樸是其證今本愚樸下行人字畢說非

惟舌

今天下之君子之爲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惟舌

而利其唇喉也

喉與吻同

一本惟舌作頰舌念孫案惟與頰

形聲俱不相近若本是頰字無緣誤而爲惟一本作頰

者後人以意改之耳惟舌當爲喉舌喉誤爲唯因誤爲

惟耳潛夫論斷訟篇慎已喉舌以示下民今本喉作唯

其誤正與此同凡從侯從佳之字隸書往往譌溷

隸書侯字

作侯佳字作

侯二形相似海內東經少室在雒氏南一曰緱氏緱與

雒形相近晏子諫篇管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韓子說

疑篇推侈作侯侈淮南兵略篇疾如鏃矢高注曰鏃金

鏃翦羽之矢也今本鏃作鏃後漢書臧宮傳妖巫維汜

維或作緹方言雖徐楚謂之翟子今本作秋侯
子皆以字形相似而誤

麻統

多治麻統葛緒畢云說文統絲曼延也念孫案畢說非
也統當爲絲非樂篇作多治麻絲曼延是其證墨子書
言麻絲者多矣未有作統者且麻絲爲古今之通稱
若統爲絲曼延則不得與麻並舉矣蓋俗書統字作統
與絲相似故絲譌爲統非說文之緹字也

不使

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畢云使當爲便念孫案爾雅使

從也。天鬼不從，猶上文言上帝不順耳。小雅雨無正篇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鄭箋訓使爲從。管子小匡篇魯請爲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邢請爲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不使，謂不從也。使，非使字之誤。

待養

下以待養。百姓念孫案待字義不可通。待養當爲持養字之誤也。周官服不氏以旌居乏而待獲注待當爲持。天志篇曰：「倉飢息勞。」

持養其萬民。荀子勸學篇曰：「除其害者以持養之。」桀

篇曰：「以相羣居，以相持養。」楊倞注持養，保養也。分言之則曰：「持曰

養。」管子明法篇曰：「小臣持祿養交。」晏子春秋問篇曰：「士

者持祿游者養交是也

其耘

其耘其國家傾覆其社稷念孫案其字義不可通當是

夫字之誤

隸書失字或作夫與共相似

說文耘有所失也尙賢篇云

失損其國家

耘損古字通

傾覆其社稷天志篇云國家滅亡

耘失社稷齊策云守齊國唯恐失耘之皆其證

脫文六

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有命者言也念孫案此本作當若有命者之言不可不強非也淮南脩務篇注曰強力也言有命之言

士君子不可不力非之也中篇作不可不疾非疾亦力也見呂氏春秋尊師篇注下文曰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是其證今本言上脫之字也上脫不可不強非五字則義不可通

非儒下

親親有術

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引之曰此卽中庸所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今云親親有術者殺與術聲近而字通也說文殺字從殸禾聲而無禾字五經文字曰禾古殺字案禾爲古殺字而後又加禾猶禾爲古秝字而後又加禾也今案禾字蓋從又

尢聲說文又艾艸也從ノ、相交

說文ノ讀與弗同玉篇人音折切

或

從刀作刈廣雅刈殺也哀元年左傳艾殺其民艾與又

刈同是又卽殺也故杀字從又而以尢爲聲又字篆文

作𠄎今在尢字之上故變曲爲直而作𠄎

說文𠄎字解云人在下故

詰曲此變直爲曲者也與又正相反

其實一字也說文無又部故杀字無

所附而不收杀與術並從尢聲故聲相近轉去聲則殺

音色介反術音遂

見月令學記注

聲亦相近故墨子書以術爲

殺

其

喪父母三年其妻後子三年念孫案其字涉下文伯父

叔父弟兄庶子其而衍節葬篇父母外喪之三年下無其字是其證畢讀其爲基而以喪父母三年其爲句大誤

親伯父宗兄而卑子

若以尊卑爲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

上文云喪父母

三年妻後子三年

而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盧云似當云而卑

與子同也引之曰而卑子也當作卑而庶子也而讀爲

如言卑其伯父宗兄如庶子也

上文云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

今本卑

而二字倒轉又脫庶字余謂親伯父宗兄親當爲視言

視伯父宗兄如庶子之卑也視親字相似

淮南兵略篇上視下如弟

今本視又涉上下文親字而誤
誤作親

列尸弗

其親外列尸弗畢讀弗字句絕云弗與祓同念孫案禮無祓尸之事畢說非也此本作列尸弗斂今本脫斂字耳外三日而後斂則前二日猶未斂也故曰列尸弗斂列者陳也鈔本北堂書鈔地部二引此正作列尸弗

斂

陳禹謨本刪去

如其亾也

以爲實在則慙愚甚矣如其亾也必求焉僞亦大矣引之曰如其亾也二句與僞字義不相屬如當爲知言既

知其亾而必求之則僞而已矣

祗端

取妻身迎祗端爲僕秉鬻授綬畢云說文祗敬也端衣正幅則端亦正意與端同念孫案畢說非也祗當爲袷隸書祗字作衽與袷相似故袷誤爲祗袷端卽元端也周官司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鄭注曰端者取其正也服虔注昭元年左傳曰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端與端同故說文以端爲衣正幅也玉篇袷黑衣也淮南齊俗篇尸祝袷袷蔡邕獨斷曰祠宗廟則長冠袷元袷元與虞左傳注曰袷服黑服也大夫端冕高注曰袷純服袷黑齋衣也卽

周官所云齊服元端也莊子達生篇祝宗人元端卽淮南所云尸祝衿袿也

脫文一 誤文一

吏不治則亂農事緩則貧貧且亂政之本此句有脫文而儒

者以爲道教是賊天下之人者也舊本脫吏字今據上文補賊謗作賤今以

意改後凡賊謗作賤者放此

家翠

因人之家翠以爲此下脫一字恃人之野以爲尊畢云廣雅

騶肥也此古字引之曰因人之家肥文不成義翠當讀

爲賸玉篇賸思醉切廣韻云貨也謂因人之家財也韓

子說疑篇破家殘賸是也古無賸字故借翠爲之

服古言

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念孫案服古言三字文義不順
當依公孟篇作必古言服然後仁

所謂古之者皆嘗新矣而古人服之則君子也
然則必法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後仁
乎

引之曰此文當作所謂古之言服者皆嘗新矣而古人
言之服之則非君子也

非君子
見下

然則必服非君子之服

言非君子之言而後仁乎今本古之言服脫言服二字

古人言之服之脫言之二字則非君子也脫非字服非君子之服上服字譌作法

何故相

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無故從有故也弗知從有知也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故相念孫案何故相下當有與字而今本脫之則義不可通相與謂相敵也古相敵爲相與襄二十五年左傳一與一誰能懼我哀九年傳宋方吉不可與也越語彼求從我固守勿與與字竝與敵同義詳見經義言旣爲仁人則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故兩相敵也上文曰若皆仁人也則無諛而相與是其明證矣

傳術

因用傳術令士卒曰毋逐奔揜函勿射施則助之胥車
念孫案傳術二字義不可通傳術當爲儒術毋逐奔云
云皆儒者之言也

見上文

故曰用儒術令士卒隸書儒或

作傳傳或作傳二形相似而誤

上文儒者迎妻儒誤作傳晏子春秋外篇行之

難者在內而儒者無
此外儒亦誤作傳

也

暴亂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念孫案也字涉上下文
而行此言暴亂之人爲天下害聖人與師誅罰將以除
害也

義見上文

若用儒術令士卒曰毋逐奔云云則暴亂之

人得活而天下之害不除矣是暴亂之人下本無也字

昔 用偏 循身

昔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用偏近以循身念孫案此

文本作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用偏與偏同近以脩

身言君子之行仁義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則所施

周徧近則以脩其身也今本皆作昔周作用脩作循隸書

脩循相亂說見管子形勢篇則義不可通、

行易而從

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易而從也念孫案行易而從文不成義當作行明而易從與上句文同一例下文曰行

義可明乎民又曰行義不可明於民皆其證

儒學

儒學不可使議世畢云晏子儒作博議作儀外篇念孫案

作博者是此言孔子博學而不可以爲法於世非譏其

儒學也今本作儒學者博誤爲傳又誤爲儒耳隸書傳

說見上文儀議古字通

爲享豚

子路爲享豚念孫案爲字後人所加享卽今之烹字也

經典省後人誤讀爲燕享之享故又加爲字耳孔叢子

詰墨篇藝文類聚獸部中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二十七

飲食部十一獸部十五引此皆作子路烹豚無爲字

苟生 苟義

彙與女爲苟生今與女爲苟義畢云苟苟且念孫案畢說非也苟讀爲亟其乘屋之亟亟急也說文苟自急救也從羊省從勺勺猶慎言也

舊本誤作從包省從口口猶慎言也今依

段注與苟且之苟從艸者不同彙與女爲苟生今與女

爲苟義者彙謂在陳蔡時也今謂哀公賜食時也

具見上文

苟急也言彙時則以生爲急今時則以義爲急也若以苟爲苟且之苟則苟義二字義不可通矣文選石崇王昭君辭注引此亦誤以爲苟且之苟案苟字不見經典

唯爾雅亟速也釋文曰亟字又作苟同居力反此釋文中僅見之字而通志堂本乃改苟爲急謬矣盧氏抱經已正之釋文而外則唯墨子書有之亦古文之僅存者良可貴也

贏飽

夫飢約則不辭妄取以活身贏飽僞行以自飾念孫案贏飽僞行以自飾本作贏飽則僞行以自飾贏之言盈也僖二十八年左傳我曲楚直其眾素飽杜注曰直氣盈飽盈飽卽贏飽正對上文飢約而言今本飽下脫則字贏飽又譌作贏飽則義不可通

亦

周公旦非其人也耶何爲舍亦家室而託寓也念孫案亦字義不可通亦當爲𠄎𠄎古其字也

墨子書其字多作𠄎說見公孟

篇耕柱篇曰周公旦辭三公東處於商奄蓋卽此所謂舍其家室而託寓者盧改舍亦爲亦舍非是

墨子弟三

墨子弟四

讀書雜誌卷之三

高郵王念孫

經上

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

引之曰序當爲厚經說上云端化兩

化與比通
比者並也

有端而

后可次無厚而后可是其證也無厚者不厚也訓端以無厚者凡物之見端其形皆甚微也厚與序隸書相似而誤說見非攻下篇

纏閉虛也

盧云纏猶墳廬之墟引之曰盧說非也纏乃廬之借字

經說上云纏闕虛也者

今本脫闕字

雨木之闕謂其無木者

也則其字當作櫨欂櫨經音義卷一引三倉云櫨柱上方木也櫨以木爲之兩櫨之闕則無木故曰櫨闕虛也者兩木之闕謂其無木者也

守彌異所也

畢云不移其所故曰守引之曰彌異所非不移其所之謂也畢說非是今案守當爲宇字形相似而誤彌徧也宇者徧乎異所之稱也經說上解此云宇句東西南北今本東而東西南北可謂異所矣而徧乎東西南北則下行家字謂之宇故曰宇句彌異所也高誘注淮南原道篇云四

方上下曰宇蔡邕注典引云四表曰宇四表卽東西南北也

經下

量一小而易一大而丑

鑑位

畢云當云鑑立古位立字通案上文云臨鑑而立此亦當云臨鑑立

量一小而易一

大而丑

與正同

說在中之引之曰量當作景字相似而誤

也經說下云鑿中之內鑿者近中則所鑿大景亦大遠中則所鑿小景亦小而必正起於中緣正而長其直也中之外鑿者近中則所鑿大景亦大遠中則所鑿小景亦小而必易合於

於下蓋脫中字說見本篇

而長其直也彼文言鑑

言景言易言正竝與此同是其證也

過件景不從說在改爲

引之曰從當爲徙徙移也列子仲尼篇景不移者說在改也張湛注云景改而更生非向之景引墨子曰景不移說在改爲也是其證

一法者之相與也盡若方之相召也

引之曰召當作合經說下云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台也台亦合之誤一同也一法同法也

畢以一字與如屬上句非

也見廣雅盡猶皆也言同法者之彼此相如也皆若物之

方者之彼此相合也

經說上

所爲不善名 所爲善名

行句所爲不善名行也所爲善名巧也若爲盜畢云言所爲之事無善名是躬行也有善名是巧于盜名也引之曰善疑當爲著形相似而誤也言所爲之事不著名是躬行也所爲之事著名是巧于盜名者也

故言也者諸口能之出民者也

引之曰當作故言也者出諸口能

下脫一字

之民者也出字

誤倒在不能下又脫一字能與而通

說詳毛詩述聞謂能不我知下

言出諸口而加之民也繫辭傳曰言出乎身加乎民

今久古今且莫

引之曰上今字因下今字而衍且當爲且言古今異時
且莫異時而徧歷古今且莫則久矣故曰久句古今且
莫故經上云久句彌異時也彌徧也

損偏也者兼之體也其體或去存謂其存者損
引之曰經上云損偏去也則此當云損偏去也者兼之
體也其體或去或存謂其去者損寫者脫誤耳

若夫過楹

止句無久之不止當牛非馬若夫過楹引之曰夫當作
矢矢之過楹久則止而不行故曰無久之不止若矢過

楹鄉射禮記曰射自楹闕故以矢過楹爲喻

經說下

見之智也吉之使智也

引之曰吉當爲告智與知同欲使知之故告之也下文曰告我則我智之

宇南北在且有在莫

宇徙而有處宇

畢讀絕句

宇南北在且有在莫宇徙久引之

曰經說上云宇東西南北此不當言南北而不及東西蓋有脫文且當爲且有讀爲又此言宇徙則自南而北自東而西歷時必久屢更且莫故云宇徙久又云在且

又在莫經說上云久古今且莫是也

今本且亦譌作且辨見本條

而必易合於而長其直也

引之曰於下蓋脫中字上文云必正起於中緣正而長其直也此亦當云易合於中

亦遠

鑿鑿者近則所鑿大景亦大亦遠所鑿小景亦小引之

曰亦遠當作亦遠亦古其字

說見公孟篇

與亦相似又因上

下文亦字而誤

且且必然

且且必然且已必已且用工而後已者必用工後已引

之曰且且必然當作且然必然以下三句文義例之可知必用工後已後上亦當有而字

一方貌盡俱有法而異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台也盡貌猶方也

引之曰當作一方盡類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合也俱有法而不異盡類猶方也一方盡類者一同也言同具方形則其方盡相類也隸書類貌相似

見大戴禮文王官人篇

故類誤爲貌又誤倒於盡字上耳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合也者言物之方者雖有方木方石之異而不害其方之彼此相合也作台者字之誤耳俱有法而不異

盡類猶方也者言其法同則彼此盡相類亦猶方與方之盡相類也傳寫者上下錯亂又脫不字耳一方盡類云云則經下所謂一法者之相與也盡若方之相合也

用牛角馬無角

曰盧云曰下當有牛字之與馬不類用牛角馬無角是類不同也

盧云用牛當爲牛有引之曰用非誤字用者以也以牛有角馬無角說牛與馬之不類故云曰牛與馬之不類用牛有角馬無角也下文若舉牛有角馬無角以是爲類之不同也是狂舉也以亦用也上文以牛有齒馬有尾說牛之非馬也不可文義亦同則用非誤字可知但

可云用牛下脫有字耳

論誹誹之可不可以理之可誹雖多誹其誹是也其理不可非雖少誹非也

引之曰當作論誹之可不可以理之可誹不可誹理之可誹雖多誹其誹是也其理不可誹雖少誹非也今本論誹下衍誹字以理之可誹下脫不可誹理之可誹七字其理不可誹誹又譌作非

大取

愛眾眾也 一若今之世人也 凡學愛人

愛眾眾也

畢云此與下寡也舊俱作世以意改與愛寡也相若兼愛之有

相若愛尚世與愛後世一若今之世人也引之曰愛眾
眾也下眾字衍當作愛眾也與愛寡也相若今之世人
當作今世之人今世與尚世尚與後世相對爲文也又
案下文凡學愛人與小園之園云云文義不相屬疑當
在愛眾也上凡學愛人乃統下文之詞愛眾也云云則
承上句而詳言之也古書錯簡耳

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

引之曰鬼非人也當作人之鬼非人也寫者脫去人之
二字耳小取篇云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是其證
非殺賊也專殺盜非殺盜也

引之曰非殺臧也上有脫文以下二句例之當云專殺臧非殺臧也

愛獲之愛人也生於慮獲之利非慮臧之利也而愛臧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

引之曰生於慮獲之利下當更有慮獲之利四字慮獲之利非慮臧之利也而愛臧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相對爲文

意指之人也

意指之人也非意人也引之曰當作意人之指非意人也意度也言所度者人之指非度人也下文云一指非

一人也是其證

故一人指非一人也是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
引之曰故一下衍人字一人之指上衍是字當作故一
指非一人也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

小取

舉也物而以明之也 無也故焉

辟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畢云舉也之也疑衍念孫
案也非衍字也與他同舉他物以明此物謂之譬故曰
辟也者舉他物而以明之也墨子書通以也爲他說見
備城門篇又下文云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

墨者有此而非之無故也。引之曰無故也。焉當作無

也。故焉也。故卽他故。下文云此與彼同類。今本脫類字世有

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今本非上行罪字無也。故焉

藏本如是今本謬作無故焉也文正與此同。今本也。故二字倒轉則義

不可通。

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其

取之也有以取之。

引之曰同其所以然不必同。當作其然也。同其所以然

不必同。承上文其然與所以然言之也。下文其取之也

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文義正與此合。寫者脫去上三

字耳又下文其取之也有以取之以上當有所字下文其所以取之不必同卽承此言之也上文其然也有所以然也文義正與此合寫者脫所字

或一害而一不害

引之曰兩害字俱當作周隸書周字與害相似故誤爲害下文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與此相應字正作周

或一是而一不是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非也

引之曰此本作或一是而一非也當以非也二字接或一是而一下其不可常用也以下三句則因上文而衍

不是也三字又後人所增蓋後人不知不可常用云云
爲衍文之隔斷正文者又不知非也二字本與或一是
而一作一句乃足以不是也三字耳下文云此乃一是
而一非者也與此相應當據以刪正

獲之視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

畢云視當爲事引之曰畢說非也視乃親字之譌獲之
親句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兩親字上下相應猶下
文云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兩弟字亦上下相
應

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母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

乃是而然者也

念孫案上文白馬馬也以下但言是不言非故曰此乃是而然者也獲之親人也以下言是又言非故曰此乃是而不然者也然今本誤作殺且夫讀書非好書也以下亦是非竝言而以此三句承之則亦當云此乃是而不然者也寫者脫去不字耳

乘馬待周乘馬然後爲乘馬也有乘於馬因爲乘馬矣逮至不乘馬待周不乘馬而後不乘馬而後不乘馬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

引之曰待周乘馬然後爲乘馬也待上當有不字不待

周乘馬所謂不周也

周禮也

下文待周不乘馬所謂周也

以相反爲義而後不乘馬不上當有爲字猶上文云然後爲乘馬也寫者脫去耳其重出之而後不乘馬五字則衍文也

祭之鬼非祭人也

引之曰祭之鬼當作祭人之鬼承上文人之鬼而言也寫者脫人字

之馬之目盼則爲之馬盼之馬之目大而不謂之馬大之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之牛之毛眾而不謂之牛眾

畢云之馬之目盼上之疑當爲大則爲之馬盼爲當作
謂引之曰上之非大字之譌之猶於也說見釋詞言於馬之
目盼則謂之馬盼於馬之目大而不謂之馬大於牛之
毛黃則謂之牛黃於牛之毛黑而不謂之牛黑也

一馬馬也馬或白者二馬而或白也

引之曰一馬馬也二馬馬也已見上文此一馬馬也四
字蓋衍

耕柱

羊

駕驥與羊念孫案羊不可與馬並駕羊當爲牛太平御

覽地部五引此已誤作羊藝文類聚地部及白帖五竝引作牛

足以責

子墨子曰何故歐驥也耕杜子曰驥足以責念孫案驥足以責本作以驥足責言所以歐驥者以驥之足責故也此正荅墨子何故歐驥之問今本倒以字於足字之下則非其旨矣類聚白帖御覽竝作以驥足責下文本作子墨子曰我亦以子爲足責此正荅耕杜子以驥足責之語今本足責作足以責亦誤類聚御覽無以字

折金 山川 陶鑄之

昔者夏后閔使蜚廉折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畢

據文選注七命改折為採念孫案畢改非也折金者撻金

也撻音剔漢書趙廣漢傳其發姦撻伏如神師古曰撻謂動發之也管子地數篇曰上

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

者下有鉛錫有銅上有楮者下有鐵君謹封而祭之然

則與折取之遠矣彼言折取之此言折金其義一也說

文曰楮上撻山巖空青珊瑚墮之從石折聲楮與折亦

聲近而義同後漢書崔駰傳注藝文類聚雜器物部初

學記鱗介部太平御覽珍寶部九路史疏佗紀廣川書

跋玉海器用部引此竝作折金文選注作採金者後人

不曉折字之義而妄改之非李善原文也

折金於山川畢云山海經云其中多金或在山或在水諸書引多無川字非念孫案山水中雖皆有金然此自言使翁難乙折金於山不兼川言之後漢書注文選注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引此皆無川字則川字乃後人以意加之也

陶鑄之於昆吾本作鑄鼎於昆吾此淺人不曉文義而改之也金可言鑄不可言陶上言折金故此言鑄鼎此言鑄鼎故下言鼎成若以陶鑄竝言則與上下文皆不合矣後漢書注文選注藝文類聚初學記竝作鑄鼎太

平御覽作鑄之路史作鑄陶玉海作陶鑄之則羅長源
所見本已有陶字蓋唐宋閒人改之也

曰

是使翁難乙卜於白若之龜

舊本譌作白若之龜畢據藝文類聚改爲目若之龜

引爾雅左睨不類右睨不若以爲目若之說殊屬附會今考初學記路史廣川書跋玉海並引作白若之龜白字正與今本同未敢輒改曰念孫案曰者翁難乙旣卜而言其占也下文乙又言兆之由曰卽其謠自鼎成四足而方以下六句皆是占詞

畢依玉海於曰上加龜字非也龜曰二字義不可通藝

文類聚作使翁難乙灼目若之龜成句曰則曰上本無

龜字明矣

三足

鼎成三足而方念孫案三足本作四足此後人習聞鼎三足之說而不知古鼎有四足者遂以意改之也藝文類聚廣川書跋玉海引此皆作四足則三字必元以後人所改也博古圖所載商周鼎四足者甚多未必皆屬無稽廣川書跋曰祕閣二方鼎其一受太府之量一秬七斗又一受量損二斗三升四足承其下形方如矩漢人謂鼎三足以象三德又謂禹之鼎三足以有承也韋昭以左氏說莒之二方鼎乃謂其上則方其下則圓方其時古鼎存者盡廢其在山澤邱隴者未出故不得其

形制引之曰左傳莒之二方鼎服虔曰鼎三足者圖引四足者方則漢人說方鼎固有知其形制者

墨子鼎成四足而方以爲古鼎四足之證

一南一北一西一東

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於三國藝文類聚同太平御覽路史玉海竝作一東一西引之曰作一東一西者是一東一西當在一南一北之上雲與西爲韻西古讀若駮駮征夫之說見六書音均表北與國爲韻大雅文王有聲篇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廱與東爲韻北與服爲韻是其例也而諸書所引一南一北句皆在上則其誤久矣

諫

使聖人察其良臣與其桀相而諫豈能智

與知

數百歲

之後哉引之曰諫字與上下文義不合諫當爲謀字之

誤也

管子立政九敗解諫臣外而託臣莫今本諫作謀與此文互誤淮南主術篇耳能聽而執正進諫高

注諫或爲謀

言雖聖人與良臣桀相其謀必不能知數百歲

之後也

能欣者欣

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後
牆成也畢云說文掀舉出也與欣同引之曰舉出之事
與築牆無涉欣當讀爲睠說文曰睠望也呂氏春秋不

屈篇曰今之城者或操大築乎城上或負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掇以善睇望此云能築者築卽彼所云操大築乎城上也能實壤者實壤卽彼所云負畚而赴城下也能欣者欣欣與睇同卽彼所云操表掇以善睇望也

睇通作希管子君臣篇曰上下相希若望參表

睇字從希得聲古音在脂部欣

字從斤得聲古音在諄部諄部之音多與脂部相通故從斤之字亦與從希之字相通說文曰昕從日斤聲讀若希左傳曹公子欣時漢書古今人表作邠時是其證也

子墨子游荊耕柱子於楚念孫案耕柱子上不當有荊
字魯問篇曰子墨子游公尚過於越耕荊聲相近則荊蓋耕字之誤而
衍者

脫文二 耶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之爲義也

舊本脫日子二
字今以意補

人不

見而耶鬼不見而富引之曰耶字義不可通蓋服之壞

字也富讀爲福

福富古字通說見經義
述聞尚書惟訖于富下

而汝也人不見

而服者未見人之服汝也鬼不見而富者未見鬼之福
汝也故下文曰而子爲之有狂疾也服與福爲韻

商蓋

古者周公旦非關叔

畢云關卽管字假音

辭三公東處於商蓋

句

人皆謂之狂念孫案商蓋當爲商奄蓋字古與益通益

奄草書相似故奄譌作益又譌作蓋韓子說林篇周公

旦已勝殷將攻商奄今本奄作蓋誤與此同

昭二十七年左傳吳

公子掩餘史記吳世家刺畢以商字絕句蓋字屬下句

失之

度

天下莫不欲與其所好度其所惡畢云度謂渡去也引

之曰畢說非也與當爲興度當爲廢皆字之誤也

廢度草書

相似故廢譌作度史記脈書石案廢

興與廢好與惡皆

對文

貴義

何故則 何故也

今謂人曰子子冠履而斲子之手足子爲之乎必不爲
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子子天下而殺子
之身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又
下文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
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眾而耕者寡也念孫案
何故則皆本作何則後人誤以則字下屬爲句故於何
下加故字耳何則與何也同義辭過篤曰何則其所道

之然也尚賢篇曰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荀
子宥坐篇曰何則陵遲故也秦策曰臣恐韓魏之卑辭
慮患而實欺大國也此何也史記春申君傳作何則是
其證詳見釋詞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一六十二資產部二引

此竝作何則無故字又下文今有人於此負粟息於路
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何故也
曰義也故字亦後人所加御覽人事部六十二引無故
字

如

今天下莫爲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畢云太平

御覽引子如勸我作子宜勸我人事部六十念孫案此
二資遠部二不解如字之義而以意改之也如猶宜也言子宜勸我
為義也如字古或訓為宜說見釋詞

成

子之言則成善矣畢改成為誠念孫案古或以成為誠
不煩改字說見逸周書柔武篇

脫文二

言足以遷行者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不足以遷行
而常之是蕩口也舊本脫下不足二字今據上句補

脫文二

使之爲一犬一彘之宰

舊本脫一犬二字今據羣書治要補魯問篇亦云竊一犬一彘

遺

今聞先王之遺而不爲是廢先王之傳也念孫案遺字義不可通遺當爲道此涉上文傳遺而誤也上文曰古之聖王欲傳其道於後世故此文曰今聞先王之道而不爲是廢先王之傳也

百人

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於後畢云數百下當脫人處二字念孫案百人亦當爲數百人上文曰千人有餘故此分言之曰數百人處於前數百人處於後今

作百人則與上下文不合

千益

子墨子仕人於衛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對曰
與我言而不當曰待女以千益授我五百益故去之也

畢改益爲益云古無益字只作益或作溢念孫案古益

作益漢書食貨志黃金以溢爲名孟康曰二十兩爲溢

賈逵國語注云二十四兩念孫案此言千益五百益皆
謂粟非謂金也荀子富國篇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
治之則畝數益楊倞曰蓋當時以益爲量引考工記曰
益實二鬴又引墨子曰待女以千益授我五百益則益

非益之謫也富國篇又云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益鼓鼓亦量名

以戊己殺黃龍于中方

且帝以甲乙殺青龍于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于西方以壬癸殺黑龍于北方畢於此下增以戊己殺黃龍于中方云此句舊脫据太平御覽增鱗介部念孫案畢增非也原文本無此句今刻本御覽有之者後人不知古義而妄加之也古人謂東西南北爲四方者以其在四旁也若中央爲四方之中則不得言中方一謬也行者之所向有東有西有南有北而中不

與耳二謬也鈔本御覽及容齋續筆所引皆無此句

公孟

身也

是言有三物焉子乃今知其一身也引之曰身字義不

可通身當爲耳隸書身字或作耳

見漢荊州從事苑鎮碑

與耳相

似故耳誤爲身

管子兵法篇敘其耳以辨命之數今本耳誤爲身

所謂是言有

三物者不扣則不鳴者一雖不扣必鳴者二而公孟子但云不扣則不鳴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故曰子乃今知其一耳今本耳誤爲身身下又衍也字

脫文十一 精

且有二生於此善筮

舊本筮誤作星
今據下文改

一行爲人筮者一

處而不出者行爲人筮者

舊脫一處以下十一
字今據上下文義補

與處而

不出者其精孰多念孫案精當爲縞字之誤也

莊子人
閒世篇

鼓筮播精釋文精如字一音所字則當
作縞是縞與精字形相似而易譌也

郭璞注南山經

曰縞先呂反今江東音所說文縞糧也言兩人皆善筮

而一行一處其得米孰多也史記貨殖傳云醫方諸會

技術之人然神極能爲重縞也是其證

絳衣

晉者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

哀十四年公羊傳反
袂拭面涕沾袍何注

曰袍衣引之曰絳當爲絳字之誤也絳與縫同

或省作

緯漢丹陽太守郭昱碑彌縫衣縫衣大衣也字或作逢
口逢卽縫字字從彖不從夬

又作縫洪範子孫其逢馬注曰逢大也

某氏傳以子孫其逢吉爲句訓

逢爲遇皆非是說見經義述間

儒行衣逢掖之衣鄭注曰逢猶大也大

掖之衣大袂禪衣也莊子盜跖篇撻衣淺帶向秀注曰

儒服寬而長大

見列子黃帝篇釋文

釋文曰撻本又作縫荀子非

十二子篇其冠進其衣逢儒效篇逢衣淺帶解果其冠

楊倞注竝曰逢大也列子黃帝篇曰女逢衣徒也縫絳

逢撻字異而義同絳衣與博袍連文絳博皆大也淮南

齊俗篇作裾衣博袍高注曰裾袞也袞亦大也汜論篇

又云袞衣博帶

亦

教人學而執有命是猶命人祿

此字未詳

而去亦冠也畢改

亦爲丌云丌卽其字引之曰古其字亦有作丌者玉篇
亦古文其是其證今本墨子其作亦則是丌之譌非丌
之譌也後凡丌譌作亦者放此

無祥不祥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有義不義無祥不祥畢改無祥不
祥爲有祥不祥云据下文改念孫案畢改非也公孟子
之意以爲壽夭貧富皆有命而鬼神不能爲禍福故曰
有義不義無祥不祥墨子執非命之說以爲鬼神實司

禍福義則降之祥不義則降之不祥故曰有祥不祥有
祥不祥乃墨子之說非公孟子之說不得據彼以改此
也

國治

國亂則治之國治則爲禮樂

舊本脫國字據下文補

國治則從事

國富則爲禮樂念孫案下國治當爲國貧治與亂對富

與貧對

國亂則治之即上文所謂君子聽治也國貧則從事即上文所謂庶人從事也非儒篇曰庶人

怠於從事則貧故曰國貧則從事

今本貧作治者涉上文國治而誤

戾虐

是以身爲刑僂國爲戾虐者皆從此道也念孫案戾虐

當爲虛戾魯問篇曰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也趙策
曰齊爲虛戾又曰社稷爲虛戾先王不血食戾猶厲也
非命篇曰國爲虛厲身在刑僂之中是虛戾卽虛厲也
小雅節南山篇降此大戾大雅瞻卬篇戾作厲小宛篇
翰飛戾天文選面都賦注引韓詩戾作厲孟子滕文公
篇樂歲粒米狼戾鹽鐵
論未通篇狼戾作梁厲莊子人閒世篇國爲虛厲身爲
刑僂釋文李云居宅無人曰虛外而無後爲厲

此各

儒固無此各四政者而我言之則是毀也念孫案此各
當爲此若若亦此也言儒無此四政也下文曰今儒固
有此四政者是其證今本此若作此各則文義不順墨

子書多謂此爲此若說見魯問篇

後坐

反後坐進復曰畢讀反爲一句後爲一句云請反而後

後留之念孫案畢說非也後當爲復

復後字相似故書傳中復字多譌作

後說見史記韓王信傳

反爲一句復坐爲一句謂程子反而復坐

也今本復作後則義不可通進復曰者復如孟子有復於王者曰之復謂程子進而復於墨子也

吾

厚攻則厚吾薄攻則薄吾引之曰吾讀爲利禦寇之禦禦古通作吾趙策曰王非戰國守吾之具其將何以當

之乎是其證

云

烏魚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冥念孫案云猶或也言烏魚雖愚禹湯猶或因之也古者云與或同義說見釋詞

人哉

先生以鬼神為明知

舊本神為二字
倒轉今乙正

能為禍人哉福為

善者富之

富與福同為
舊本脫為
字今補

念孫案此當以

能為禍福連讓不當有人哉二字下文曰先生以鬼神

為明能為禍福為善者賞之

舊本脫為
字今補

為不善者罰之

是其證今本禍福二字之閒衍人哉二字則義不可通

何遽

雖子不得福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明念孫案
遽亦何也違言何遽者古人自有複語耳說見漢書陸
賈傳

脫文二

百門而閉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入

舊本脫閉字入宗
今據魯問篇及太

平御覽疾病
部一引補

魯問

非願無可爲者

畢云非願言非此之爲願念孫案畢說非也願當爲願

字之誤也。顧願草書相似顧與固通。說見釋詞顧上當有此字言非此固無可爲者也。此字卽指上數事而言。今本顧譌作願又脫此字則義不可通。

國太子

昔者吳王北伐齊取國太子以歸於吳。念孫案國太子本作國子。謂齊將國書也。吳敗齊於艾陵獲國子事見春秋哀十一年。淺人誤以國爲國家之國。因加太子耳。用是。

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用是也。念孫案用是二字涉上文而衍。上文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也。無用是二

字是其證

此若言

此若言之謂也畢改此若爲若此念孫案畢改非也古者謂此爲若連言之則曰此若此若言之謂也已見尚賢篇又節葬篇曰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又曰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墨子書言此若者多矣它書亦多有之詳見釋詞若字下

脫文二

尚同而無下比

此文具見尚同三篇舊本脫同字今補

是以美善在上而

怨讎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惑在臣

舊本脫是字今據尚賢篇補

糶讐費

是猶欲糶糶讐則慍也

畢云售字正作讐

豈不費哉念孫案糶

當爲糶廣雅糶買也糶買也故云是猶欲糶糶讐則慍也今本糶作糶則義不可通豈不費哉費讀爲悖卽上文之豈不悖哉也緇衣口費而煩鄭注曰費或爲悖悖者正字作費者借字也說見經義述聞

倒文四

覆慮耕而會天下之人矣

舊本而會二字在天下之下今據下文乙正

盛

盛何然後當一農之耕念孫案盛與成同

下雨盛字放此謂耕

事已成也古字或以盛爲成說見經義述聞周易說卦

脫文二

國家務奪侵凌卽語之兼愛非攻故曰擇務而從事焉

舊本脫次故二字今據上文及非攻篇補

衍文二

子墨子曰出曹公子而於宋三年而反畢云子墨子曰
出未詳念孫案此本作子墨子出曹公子於宋猶上文
言子墨子游公尚過於越也今本衍曰字而字則義不
可通

脫文二

短褐之衣藜藿之羹

舊本脫藜字之字今以意補

脫文一 誤文一

今而以夫子之敎家厚於始也

念孫案此言吾始而家貧今而以夫子之敎家

厚於始也今本脫今字敎字又誤作政則義不可通

擢季

夫鬼神豈唯擢季拊肺之爲欲哉畢云擢季拊肺四字有誤引之曰季蓋黍字之譌祭有黍有肺故云擢黍拊肺

執函

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進迎流而退

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還難越人迎流而進順流而還

見利而進

舊脫而字今補

見不利則其還速越人因此若執

句

函敗楚人念孫案執字函字皆義不可通執當爲執執

卽今勢字此若勢者此勢也若亦此也古人自有複語

百

墨子書多謂此爲此若說見上文

函當爲巫

俗書函字或作函與巫相似

讀巫稱

於水之亟亟數也言越人因此水勢遂數敗楚人也

下文

楚人因此若執函敗越人同

勇始

公輸子自魯南游楚

句

勇始爲舟戰之器念孫案勇字

下屬爲句勇猶於是也言於是始爲舟戰之器也月令

曰天子焉始乘舟

今本焉字在天子上屬上句讀乃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說見釋詞

晉語曰焉始爲令大荒而經曰開焉始得歌九招

今本始字

在得字下亦後人所改

此皆古人以焉始二字連文之證詳見釋

詞

脫文一

公輸子削竹木以爲誰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念孫案此當作削竹木以爲誰誰成而飛之今本少一誰字則文不足義太平御覽工藝部九所引已與今本同初學記果木部白帖九十五並多一誰字

劉

子之爲誰也不如匠之爲車轄

舊本匠作翟涉上下文翟字而誤今據太平御

覽工藝部九引改

須臾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畢云劉

鑊字假音念孫案畢說非也劉當爲劉集韻斲或作劉

廣雅曰劉斫也今本廣雅譌作劉

俗書斲字作劉或劉字亦作劉形與

劉相似因譌爲劉此言爲車轄者斫三寸之木而任五

十石之重非刻鑊之謂也

公輸

子墨子聞之三句

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畢云起於

齊呂氏春秋云自魯往是

愛類篇

文選注引云墨子聞之

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至郢

廣絕交論

念孫案世說新語文

學篇注引此作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文選注所引從略然亦有自魯往裂裳裹足七字呂氏春秋愛類篇曰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正與世說新語注所引同則其爲墨子原文無疑淮南脩務篇曰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趨而往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裳裹足至於郢文亦小異而大同今本自魯往作起於齊又無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八字蓋後人刪改之也必爲竊疾矣

念孫案尸子止楚師篇及宋策竝作必爲有竊疾矣此脫有字則文義不明耕柱篇亦曰有竊疾也

狐狸

宋所爲無雉兔狐狸者也畢云太平御覽引狐狸作鮒魚念孫案作鮒魚是也無雉兔對上文荊有犀兕麋鹿言之無鮒魚對上文荊有魚鼈鼃鼉言之若狐狸則與魚鼈鼃鼉不相應此後人不曉文義而改之也尸子戰國策竝作鮒魚

牒

子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畢依太平御覽改牒爲牒

兵部六
十七
引說文南楚謂禪衣曰襍玉篇作裸念孫案禪

衣不可以爲械畢改非也史記孟子荀卿傳集解引此

正作牒索隱曰牒者小木札也說文札牒也廣雅曰牒版也

故可以爲械後漢書張衡傳注亦引作牒

墨子弟四